

诺兰大陆

THE AMAZING EXOTIC ADVENTURE OF NOVOLAND

WWW.NOVOLAND.COM.CN

热血 | 梦想 | 青春 | 浓情

江南 主编



天理志

鬼魅物语 VI

Novemeron VI

Written by ISOTONE/青箬/麦在

Illustrated by TRYLEA/帝陆狮/伊吹五月/李诺/阿琉

我是在熙园的旧宅里发现这本无名之书的，看见的时候灰尘堆积的厚度已经超过了扉页，封面没有任何字，书名或者是谁的作品，一律没有写下。

唯有书中一幅幅的山水图画技法精湛，皴法宛若当世大家。

字句的墨迹、页页的画作，都不由让人想象到一个无名的旅人，背着自己的行囊，走过西陆的毒沼和北陆的荒原，在宁州的青森听风中的鸟鸣，乘船在海市里闻见异香飘散。还有那些掩埋在月光里的暗夜传说，深夜里细细的低语，佯鬼熟悉的面容和僵硬的行动，又让人夜半读来，心生畏惧。

如果一个人看过世上所有的风景，听过久久回荡的刀剑在暗夜的鸣鸣，那么对他来说，现实和想象的界限一定很稀薄吧？真羡慕啊，那些鬼魅与人暗夜同行的时代。



帝都七锁钥

“万年帝都”天启，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帝都盆地之中，是历代兵家雄主觊觎的“天下中心”。控制这里，就扼住了“天下”的喉咙，可以对东陆大地予取予求，成就不世功业。

前朝的开国之君“蔷薇皇帝”白胤，曾在入主帝都天启后，看着这座两百年来被兵燹摧残的雄城，对着手下的大将感慨：“倘无两百年乱局，天启屏障尽脆，岂容我辈坐拥太清？”说的是若非赍末两百年的乱世，令遮蔽天启城的周边屏障防卫大减，也不能让这群赶车杀驴出身的泥腿子夺得天下。即便如此，胤军也在“天下第二雄关”阳关之下，丢下了十万具尸体，损失惨重。

入主朝堂后，白胤遍数天启周围的军事要点，就连防御能力最强的阳关，也被自己烧成了一片白地，堂堂帝都等于暴露在所有野心家眼皮子底下。此时身边虽然已经没了绝代军师“乱世帝玺”素文纯的指点，但白胤也早已不是当年初出茅庐的二货。他用战略的眼光扫过广袤疆域的地图，在天启城的四周安排下重重封锁，令帝都都能够安全地立于东陆大地的中央。他将整个天启的防御工程称为“帝都七锁钥”，“若得此七锁钥，纵守成之主，于乱离之世中，亦可据地自守。”这是白胤对帝都七锁钥功用的设计。

在白胤的授意下，由“胤初八柱国”中的江荆负责资源筹集、百里途穷负责转运和修筑，或明或暗的防御工事在帝都天启的周围修筑起来。其中多是于险恶精要之地布置的关隘，有眠龙城这样的隐秘据点，也有殇阳关这样的巨大工程。像殇阳关的重建，甚至迁延到白胤驾崩以后，才算正式竣工。环绕天启一圈的“帝都锁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成形，将天启城安全地锁在帝都盆地之中，令初兴的胤朝，维持了七百年的统治长盛不衰。

但关于帝都七锁钥究竟是哪七个，则说法不一。有人说的是殇阳关、血藤谷、当阳谷、唐兀关、冻水三分瀑布、晋北走廊和古戈壁；又有人说古戈壁是一片地理区域，如果这样算，雷眼山、锁河山和黯岚山就都应该算上，所以不可能是古戈壁，而应该是天启城。这两种说法，都是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认识的。又有人说，天启城也不能算，因为“帝都七锁钥”就是要封锁周围地势，保护天启城的，到了天启城自己需要作为一道屏障的时候，还要锁钥做什么？所以这样算起来，帝都七锁钥就少了一个。更有人说，当阳谷和唐兀关相距不远，也该合起来算作一处天险，这样就只剩帝都五锁钥了，就更加不可能。

直到多年以后，赢无翳从雷眼山中突兀地杀向帝都，山中的“眠龙城”这个秘密要塞，才被呈现在世人眼前，天下这才知道，帝都七锁钥中，确实有隐秘不宣的要地。这样持续数百年的争执总算是有定论，古戈壁和天启城当然不算是帝都七锁钥之一了。

只是根据《大胤皇家镜明史》这本白氏皇族的内史记载，白胤在过世之前不久，曾经摩挲着地图说：“以此六险地为藩篱，终不能止战；唯以人心为屏，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缙承天佑，以享太平。（拿这六处险要地貌作为防护，终究不能制止战争的发生。只有顺应人心向背，对恭顺的人，无论他身处如何的困境都要给予义助；对于恶人，即使强大也必定铲除。这样才能延续上天的庇佑，享有太平的日子。）”在这段话里，清楚地说明险地是六个而不是七个，剩下的第七处也是最关键的屏障，乃是“人心”。《大胤皇家镜明史》是白氏的内史，也就是只有身为皇室之人的白氏子弟，才能够观看，内里记录了很多外人不能接触到的内廷秘闻。它的主旨是“镜明”，也就是“公正地记录”历史，其隐含的意思在于教授白氏子弟明了帝王家族的存身之道。因此这段记载几乎可以认为是真实的，也就是白胤在最初设计“帝都七锁钥”的时候，就只看中了六处天险。后面的话似乎也符合白胤的性格，他虽然是皇帝，但就自视来看，仍

旧是一帮老兄弟中的“大哥”而已，所以“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这句，更像一个仲裁者而不是天下财货的拥有者说出来的。

在胤朝七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白氏皇族也确实顺应天下民心，安邦守国，帝都七锁钥几无用武之地。直到胤末，人心崩离，那些或坚固或高险的要塞，也并没能有效延长胤朝的国祚。可见白胤不愧一代雄主，看天下大势一针见血，难怪后世的雄霸之才，无论赢无翳还是姬野，都对它推崇备至。

往事悠悠，纵然强盛的胤朝也更换了墙头旗帜。“帝都七锁钥”的传说，却跨越了时间，度过荒漫的烽烟衰草，代代流传下去。

三分瀑布

缘起 ORIGIN

整个东陆地势高低交错，中州地势呈带状夹杂，地形多山脉和平原，东高西低。从澜州的擎梁山和夜北高原以及横贯东陆的雷眼山脉分别延伸出的两条隆起带，即铭砾山和磨炭山。烟河从北顺流而下，直至铭砾山山顶处。因为铭砾山紧邻天启盆地的最北端，从山顶处海拔骤降，烟河水从峰顶直泄而下，在南坡形成了天启周边最大、也是唯一的瀑布奇景——三分瀑布。

据传最开始人们发现这处瀑布的时候，三分瀑布并未三分，而只有一扇宽展的瀑面。不知什么时候，几乎垂直的岩壁上突出了两块巨石，瀑布水流三分，才有了现在的样子。

历史 HISTORY

铭砾山山麓也是“帝都锁钥”之一，在天启的最北端，和其他几处险关相比，铭砾山的地势最不险峻，相较之下要容易攻克许多。

然而即使最容易攻克，却终究是人主中州的必经之路，也极受重视。风炎朝的蛮蝗之乱时，蛮蝗几乎在淳国境内往来如人无人之境，却也未曾通过铭砾山。最终还是一小队骑兵误打误撞当阳谷经过古戈壁，绕进了天启城。

蛮族骑兵们的计划，本来就是通过汇入烟河的大运河顺流南下。顺烟河南下，一定会经过铭砾山口和三分瀑布。然而走正路的大部队没通过，倒是奇兵出乎意料地到达了终点。

按照史学家的说法，这一道隘口对于天启城来说，意味着堂堂正正地进入。在居于中央的政权稳定、气势未衰竭的时候，这条通衢大道也能阻止敌人的入侵。

按照历史学家的推论，最有可能兵临天启城、以大势取得天下的蛮族人，应该是逊王阿堪提才对，按照阿堪提的实力，他不仅应该入侵天启，更应该将整个东陆收为囊中之物。

蛮族历史上不曾完全征服东陆的一大原因就是因部落之间的内斗太严重，无论是哪个部落想要攻打东

陆，都要分心去防备背后被自己的同族咬上一口。而集中了蛮族所有力量、并且完全折服了所有部落首领的逊王，则是青阳昭武公吕归尘之前唯一没有这种后顾之忧的人。

“如果逊王晚死十年，东陆或许是蛮族的囊中之物了。”历史上对逊王的评价一直如此，但是事实上，也未必真的如此。

据传，逊王统一了蛮族的所有部落之后，曾经带着蛮族的勇士们一路南下，一直来到了铭砾山。铭砾山并不陡峭，骑兵纵马就可以上山。北坡上如莹的白雪缀在桦树林间，除了马蹄奔响，还能听到隆隆的水声，只是看不见水声从哪里来，只是越接近山顶水声就越大。

登上顶峰的一瞬间，战士们都吃惊了，三分瀑布的水流就在他们脚下滚滚下坠。阿堪提带去铭砾山的都是曾经率领自己的部落立下无数战功的悍将，他们驰骋过草原的每一个角落，却从未曾见过如此壮阔的水，也从没想过，从这座锁钥一般的山上看天启城会如此清晰，仿佛一挥弯刀就能挑落太清宫上的牌匾一般。水声像隆隆的战鼓催动着草原人的热血。草原的子民敬畏自然，在广袤的大草原上，是没有瀑布的。

当即就有草原的战士跪倒在地，称颂盘桓天神的尊号，连连伏首跪拜。

这支强大的军队在击败了东陆的联军之后，依然还有余力战斗，只要有战火燎到天启盆地，他们便能用瀚州的铁蹄踏遍整个东陆。

然而草原的子民动摇了；在这天地的奇景之前。

逊王在这里念诵蛮族圣典《石鼓书》上的篇章，举起手中的刀。毫无疑问，阿堪提手中的刀就是能顷刻将战火燃满东陆的火把。所有人都看着这位沉默的领袖。

阿堪提的刀尖闪了一下，却没有指向天启，而是没人了脚下石缝。在将士们略显惊诧的目光中他回过身，面向着北方说：“你们都是草原的英雄，为草原换来了几百年都不曾有过的安宁，为自己的女人换来了安稳的帐篷，为自己的孩子换来了安足的生活。你们是草原上的守护之鹰，是草原最大的光荣。然而我们终究是草原上的鹰。跟随我打完这一仗，让盘桓天神的大斧取得它应有的荣耀，然后回到你守护的地方吧，你们的部落仍在等待你们的荣归。”

两天后，逊王带着蛮族大军兵临天启城下，杀光了勤王的诸侯国联军，然后就默然退去了。

不是没有不甘，但是草原的战士们还是相信了阿堪提的判断，就在天启的门户边走了一遭，便与他一同回了瀚州草原。

后世也有人这样解释：天下之争，本就始于心欲。秦婴也曾取过铭砾山，挥剑而下，军士同三分瀑布的水涛一起冲进了天启。逊王之所以未将东陆收入囊中，并不是因寿数不足，而是雄心只在草原、未及天下。

三分瀑布之所以有名，不仅是因为水流壮观，更因为“血涌”之景。

三分瀑布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当天下有战事或者天灾的时候，瀑布的水就会变成红色，而且死伤越是惨重，水的颜色就越深。

根据民间传说故事集《都痒野获》记载，三分瀑布第一次出现血涌的时候，还是雁返湖之战的时候。胤帝挥军直指宛、越，两百余万的河洛被胤军屠杀。胤军的一支分队，将最后一批河洛逼进了一座火山，随即带着战果挥军返回天启——他们的战果，是用麻袋装着的河洛的耳朵。

据说，这支胤军带着战果挥军回朝的时候，在鸣冻山下驻扎。队伍刚刚扎下营，地面就剧烈地震动起来，仿佛有龙藏在地下翻滚。震动大概持续了两炷香的时间才渐渐平息下来。领队的军官见震动平息了，也就没有带着队伍离开，而是加强警戒，等到了第二天早上。

晨曦刚刚露头，睡眼惺忪的军人们抬眼一看瀑布，就出了一身冷汗。两块巨石突然出现在铭冻山的南坡上，本来全然一体的瀑布水流被巨石分成三股，流水竟然是红色的，比河洛的鲜血还要浓烈。虽然没有腥味，却让这些刚刚经历过屠杀的士兵莫名地反胃恶心起来。当时也有机灵的人查探了河水，捧起来的水依然是清澈的，没有一丝怪异之处，而水底的石头上也没有附着任何苔藓或是其他异物。其实即便是覆满了红色的异物也够奇怪了，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让整座山坡一夜之间被红色铺满。能与这幕场景相媲美的，唯有神罚。

当然《都痒野获》是一本地摊书，说法难免和正史记载有出入。且不论三分瀑布出现的时间有误，就是征讨在天启南面的宛州的胤朝军队为什么要有从天启北面的铭冻山回到天启城这点，也解释不通。

胤朝皇室正史《大胤皇家镜明史》所载，三分瀑布变色之说早在赧末就传开了。自赧末乱离，三分瀑布就一直呈现血红色，到蔷薇皇帝白胤的阳关之战时，水色就如同将十万人的鲜血全部注入了水中一般。

三分瀑布的血涌之象本来应该是凶兆，避之唯恐不及，可是也有的君王只想着要做些让天下万民记住的事情，而不在乎天下万民是如何记得他的。

葵花朝之后的胤清帝白渝行，登基之前曾经受过辰月的迫害，在他登基后，肃清了所有曾支持辰月的朝廷官员。作为拨乱反正的皇帝，白渝行开始受到的朝野支持是巨大的。朝野都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认为他是一代明君。

确实以不及二十岁的年纪，就亲自率领诸侯勤王联军，反攻帝都，并且对手还是神一样强大的古伦俄，能够有此武功的胤朝皇帝并不多。

但是他登基之后，清算的力度越来越大，甚至很多和辰月不怎么相关的人也受到牵连。

葵花朝之时，东陆血流遍地，先后经历了阉党之

乱、诸侯兼并、蛮族南下、帝都暗杀和联军围城等诸多变乱。虽然辰月术士秘术无双独步天下，令天启城外的尸骨都可以变作槿花，但血色七年过去，终究连天启城外都开满了深红色的葵花。辰月术士的能力似乎就止于天启城外了，更远处的冻水三分瀑布处，常年呈现血涌之色。

直到诸侯联军攻破天启城，方才逐渐转为清流。

然而白渝行登基之后，帝都的天牢里就没有缺过住客。浑浊的血色逐渐消去的三分瀑布，随着白渝行处决人数的增加，竟然渐渐再次浑浊起来。

消息传到太清宫，白渝行听完之后很不高兴，难道天神并不觉得他的作为是救世明君吗？白渝行是个能够亲力亲为、自视甚高的皇帝，他不愿意相信这是上天对他的警告，而把这个征兆理解成他的清算行为还不够，辰月的余孽仍旧未被肃清，反而变本加厉。

白渝行决定用“罪人”的污血，来洗净世间的罪恶。他命人在瀑布边上修了一座榫木质的水车，各处曾经依附辰月的乱党被捉住之后都被抓来这里参与水车的修建，在工地上死去的人的鲜血都被直接汇入一眼更小的池塘。最开始只是辰月教徒，或者叛臣的遗属，后来连一般的死刑犯，乃至监禁犯，最后甚至连为了生存偷了馍馍的孩童都被抓到这里修建这个水车。池塘里汇聚的血越来越多，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三分瀑布的水也越来越红。

到了后来，他的暴戾似乎已经成了习惯。就连扶立功臣、天驱宗主魏长亭也因为忤逆他的意见，为一名和辰月虚与委蛇的楚卫军官辩护，在太清宫中当庭咆哮而被赐死。白渝行甚至曾经多次亲自到达处决现场，用自己的佩剑“正则”代替刑刀杀死罪犯。作为一柄帝王的佩剑，又不是在战场上沾到鲜血，这是十分少见的。



Illustrated by 伊吹五月



Illustrated by 李三

直到最后，三分瀑布的水，比小池塘里的水还要重几分。因此白淦行死后，毁誉参半，得到谥号为“清”，是个平谥。《谥法解》里说：“威德刚武曰清，御乱患。”说清能够匡扶正义，“御乱患”，然而终究失之刚猛严苛。

只是谥号“清帝”的白淦行，本来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却仍是令涿水的三分瀑布浑浓如血，不知道是不是另一种讽刺。

三分瀑布是不是真的会变色，现在的我也没法去核实了。但是我在瀑布边确实看见了浸透血色的水池，控诉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血藤赤谷

缘起 ORIGIN

中州盆地的西南面，也是中州和宛州的分界线上，横亘着一条难以跨越的山脉，这就是东陆纵贯十字四山中的“黯岚山”。黯岚山纵跨千里，有如一柄利刃将中州盆地与楚唐平原隔开，是帝都天启在西南面的巨大天然屏障。黯岚山的最高处虽然不及擎梁山，但地势崎岖尤有胜之，其中深谷密布，更有直上直下的天梯山峰，加之气候多变，是理论上不可能翻越的“绝地”。

在它的东北面，是天下的中心——帝都天启，在它的南面和西南面，则是楚国和唐国两个天下大国最肥沃的千里沃野。如果不想在近乎绝境的情况下翻越整座大山，那么只有两条道路可以从楚唐平原进入天启城：一是黯岚山谷中的“天下第二雄关”殇阳关，二是自黯岚山西面绕道戈戈壁，从荒无人烟且路途艰险的石柱枯地中踏出一条生路。

因为终日被阴沉的云雾所覆盖，所以整座山脉在大多数时候都呈现出灰暗的颜色，这也是名字中“黯岚”

两个字的由来。这座大山固然隔绝了宛州强国进出天启的道路，却也在某种意义上，保护了宛州的相对平静。

这就是黯岚山，以宁静之姿镇守中宛分界的峻峰。它就像一个静静的智者，不动声色地阻止了战乱的发生。

历史 HISTORY

受惠于黯岚山的掩蔽，其南面的唐、楚之地自古就是富庶之国，并且历朝历代的战乱中，这里产生的动乱都最小、恢复得最快。因此宛州一直被视作风气柔弱的商人之地，有“少不入宛”的说法。

譬如前朝末年席卷天下的大乱，在胤末的十六个诸侯国中，也以唐国和楚卫受祸害最少，这固然和两国主君几乎没有抵抗羽烈王的大军就投降的行为有关，却也侧面说明了黯岚山以南的这片土地在地缘政治上的安定。

又如同胤末两百年乱世，不但对当时的楚国骚扰甚微，甚至还在各国因为连年战乱疲弊不已的时候，让楚国以逸待劳，在楚唐平原上生息壮大，坐拥天下最大的土地，成为“天下第一大国”。

黯岚山与楚国就是有着如此微妙的关系，甚至楚国人深信，无论中州乱成何等模样，只要有黯岚山在，楚国就永远不会灭亡，这座大山就是楚国最大的依靠。

及至“烈王”景容虔，楚国已经可以说是富甲天下，远超唐国，偏偏东陆北边的两州大国都在为天启城争夺不下，根本无力南顾。景容虔算是承平许久的楚国最后一个有勇有谋的君主了，在他掌权的时间里，楚国的疆域达到极盛的地步，甚至沿着楚唐平原向北扩展到中州境内。

黯岚山在中宛分界线上，有一处缺口，缺口的尽头是楚人称之为“璃石岭”的小山梁。这里出产一种矿石，虽然不及玉石珍贵，但通体莹白，质地光亮滑翠，在富裕人家也可以充当大块房屋的构建材料。这种“璃石”矿物遍布山梁，有的甚至凸出山体之外。

最极致处，是山岭中央一道斜谷，谷道狭窄屈曲犹



Illustrated by TRYLEA

如刀劈锯断，两边山体不见土石植被，完全是光滑透白的两壁巨大璃石。有博物君子推断，此山原本连贯一体，中央为矿脉鼎盛之处，质地过脆，以至古时偶发山崩地震，将整道山岭由此处震裂开来，璃石山体也剥落而出。真相究竟怎样，战乱烽火中的楚国人并不关心。他们唯一关心的是这条冰雕玉砌般的山缝，天然成了北疆防线中仅有的一个空当。谷道最窄处宽八丈，地下平坦，步兵可呈小方阵迅速通过，车兵可四驾并过，骑兵可过八列。

为防不测，善守的楚人很早便在这里营建起牢固的关隘，卡斜谷窄喉，壁垒高达五丈，形成一座罕见的瘦长矗立的雄关。景容度曾聘请北陆羽族的图师，自空中俯瞰楚国边防以绘制军图。那羽人趁月夜振翅起飞，过璃石岭上，见斜谷山壁反光亮白如昼，发出喟叹：“关如游刀，楔入白玉。”烈王遂将此地命名为“玉门关”，并加以重视，常年派兵一万戍守，形成楚军的惯例。

这似乎是一种超凡的远见，当然在当时看来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因为玉门关前虽有空地，但隔上数百丈之后，便是深谷和常年的迷雾，连当地开采璃石的工人都不愿意深入。而楚国不但在这里筑了一道关，还因为玉门关能够容纳的兵丁不多，在玉门关后又筑了一座小城以屯兵。更不用提常年戍守的兵马靡费粮草，一万军队的耗费在富庶的楚国也不是小数。就是楚国极盛时期，号称“带甲百万”，也不过十八万兵马，在区区一个玉门关就囤积了一万人，可见烈王对此地的重视。

只可惜“富不过三代”，他之后的儿孙每况愈下，到景韶之时，已经可谓武烈尽丧。楚国在璃石岭以西的“岭西七镇”，早已俨然另一个国中之国，被名义上的楚国朝臣岭西公狄思所控制。在“岭西七镇”事实上独立后，天驱占据了天启，楚国在天驱的游说下，放弃了对阳关的控制，以此换取了天驱对楚国的和平。

而玉门关，在这样的风气下当然不可能保持严厉的整备，处在常年军备松弛的状态。

步谷 THROUGH THE CLUTTER

楚国富甲一方的盛世并没有永久地持续下去，时值赧末，夏军平灭二十八兵镇，雄踞天启城，将其战绩用血色书写在中州大地上。习惯了安宁与和平的楚国看似强大，其实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四境都存在隐患。夏军的领袖，是一代战神，号称“辟国天”的秦婴，而楚国并没有能与之抗衡的名将，又丧失了阳关天险的保护，形势岌岌可危。

楚国将军力布置在阳关以南的开阔地上，以兰缀江为防线组织防御，防备夏军南下。这正中秦婴的下怀，夏军在阳关以南的兵力只是佯攻，它的主力沿着天启盆地，悄悄移动到了黯岚山北侧，意图穿越黯岚山突袭玉门关。

军事史上的奇迹总是伴随着巨大的风险。纵然靠着长史杨疾在故纸堆中发现了这条绝密的穿越黯岚山的秘密路线，那终究是数百年前的记载。夏军在大将萧鹰的带领下，兵分两路穿越黯岚山，在悄无声息中进逼玉门关。

就是这静悄悄兴建、看起来也会静悄悄衰败的玉门关，在后世史家的笔下，却被认定为整个赧末胤初战史中的三大要冲之一。并非因为它拥有足与其他天下雄关媲美的宏大规模或丰富战例，而是因为这里发生了扭转时代走向的关键战役——给那个令人狂热的大时代定调的，三个最为关键的战役之一。另有一路史家认为，那个后来被称作“蔷薇之世”的时代，那场旷日持久、弥漫天下，被称作“蔷薇战争”的硝烟，其正式开始的标志，也可以说就是在此。

杨疾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智者，又沉浸故纸堆多年，能够找到一条翻越黠岚山的路线，可谓是无中生有的一招。然而毕竟是多年前的讯息，于细微处有了误差。领军大将萧鹰在带领少量精锐的天狼骑行军途中，被路线中所没有记载的一处谷地挡住了去路。

萧鹰并不是兵武世家出身，甚至连父母亲族也无，据闻只是澜州山林中被野狼养大的孤儿，七岁之前不识人道。秦婴少年时出猎遇上了他，人形不辨，随从误将他当成猎物追捕。而他却不知怎么斗败了凶猛的猎鹰，猎队赶上来时，见他正在饥饿地啃食鹰的尸体，血涂满面。一众宫廷随从皆欲将他射死，秦婴却将他收容起来，并说他吃了自己的猎鹰，该当以身替补，就以此给他取了名字。因此萧鹰带兵，也一向杀伐果断。

按照原本的计划，萧鹰应该率领少量轻骑在大队兵马带着军械重兵叩关之时，以奇兵之势杀出，配合闪电夺关。但受阻于谷地不能行进，此时再回头会合大队人马，也就误了时间，不但有可能导致战斗失败，更要受到军法惩处。秦婴御下极严，萧鹰更是以名将作为自己的目标，决不能容忍被因此地。

寻路的斥候片刻后回报，说谷地之间有极粗的藤蔓，纠缠在一起，像桥梁一样跨越山谷。如果能够抛弃马匹从藤蔓上攀附过去，再加以急行军，或许可以按时赶到玉门关。萧鹰决定如此冒险一试。第一队的士兵沿着藤蔓爬往谷地对面的山壁，刚爬了不到六丈，谷中好似有所震荡，所有的藤蔓仿佛瞬间复活一般，迅速颤动起来。更有原本纠缠起来的粗壮藤条解开来，向着攀爬中的天狼骑兵伸展过去。长着尖刺的粗壮藤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攀附的士兵缠起来。

身经百战的强兵居然像被巨蟒缠绕一般，毫无反抗能力就被裹挟。藤蔓上伸出的尖刺插入他们体内。夏国士

兵的惨叫不绝于耳，血浆四射。随着血液在青色的巨藤上流动、朝着谷中滴落，青色的藤枝逐渐化作棕色，愈发肥硕粗壮，发出明亮的色泽，渐渐平复下来，不再移动。

夏国是天下的强军，治军严谨。即使看到这样的诡异血腥场面，也并未动摇。萧鹰默默挥手，又有一队士兵毫不犹豫顺藤攀援，在爬过第一队士兵的血液浸染过的藤枝之后，依旧遭受了灭顶之灾。

“这、这是吸血的怪物！”终于有士兵禁受不住，恐惧地后退。

迎接他的是监军的长刀，夏军军令如山，从不会被恐惧所压倒。

见此情形，第三名队正出列，不等萧鹰的命令，就将身上的盔甲武器除去，说道：“我们的兄弟和袍泽在大路上突进，如果不能按时和他们在玉门关会合，将要去更多的弟兄，倘若失败，夏军的军法也不会饶过我们。既然同样要死，我选择死在战斗的路上。家中无兄弟、有孤老的退下，剩下的人跟我上。”

在无言的静默中，一队队的夏军精锐天狼骑，就攀上藤蔓，沿着袍泽的血迹，用身躯和鲜血，为后来的同伴铺开一条活路。

终于，牵连整条山谷的藤蔓似乎都被夏军勇士的血液喂饱了一样，在晕红的光泽中静静地一动不动。

剩下的天狼骑安全通过了这无名的山谷，按时到达了玉门关两侧的山峰。

夏王婴元年、南赏景平十五年的七月十七日正午时分，在正面的夏国大军冲击城墙之时，萧鹰骑兵如神兵天降玉门关，顷刻夺关。楚国经营八代的天险玉门关，破关只用了一刻钟，夏军伤亡不过百，堪称奇迹。

同一日，楚王景昭战死，楚国灭亡。

只是史书之上的大胜并没有记载，这场战斗最大的牺牲，是在一处无名的山谷。萧鹰的亲随精锐，就在这里葬送了几几乎一半。在当地人茶余饭后偶尔提及到的时候，也仅仅把这个山谷叫做“赤谷”而已——一个普通到不能记起的名字。

我跟随向导来到这片山谷，谷腹中确实有粗壮的藤蔓相连，在风中轻轻摇晃。只是藤蔓的颜色俱是青色，和“赤谷”的名字全不相符。

战阵之上，最精妙的谋略往往需要最勇毅的决绝去执行。只是再浓稠的鲜血浸润，在近千年的时间蔓延中，终会褪去颜色。

幸好，幸好。那个剖肝沥血的血腥时代，终究是离我们远去了。



Illustrated by 阿琉



青色的巨藤、
锐不可当的尖刺，
是夺命嗜血的怪物。
然而，
天下未有不流血之战争、
不牺牲之胜利。



Illustrated by 帝陆狮

请不要犹豫，
踏过我的背脊。
用我等血肉之躯，
铺就通往胜利与荣耀，
通往夏国武霸天下的道路。

THE END

我有一位叫茗的朋友曾经告诉我，人类最美好的品质有两种：一是透明，一是晴朗。

随着年纪渐长，就会发现在这个污染值爆表野猪顺江飘的艰难世界里，要坚持做到透明和晴朗是多么困难。

所以我们躲进幻想的世界里抱团取暖，高兴的时候喊着“共襄盛举”，难过的时候靠它共度难关。

所以有个地图炮发卡的说法叫做“还在看幻想故事的人，都是好人。”

所以殷羽姐姐会用沉重有力的文字写道：“我再一次确认的是，我写作是因为，我写作是因为，活着本身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尤其是对我。在这样例行的厌倦期，在困倦疲惫绝望交织的情况下，如果不写，一切会变得更糟糕，更无法忍受。我写作是因为，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能将这个世界变得适宜居住、变得尚可忍受的方法。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我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存，上班，做饭，履行我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义务，而不至于最后朝黑暗的深处潜得太多，最后得到疯狂和自杀作为结局。我写作是为了和这厌倦、和这绝望作战。我写作是为了让我的心灵得到休憩，得到滋润，让我自己快乐起来，自信起来。”

世道艰难，本就如此。

但在多多同学上上次走出《九州志》编辑部的时候，她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下次写一个黑暗点的故事吧。”

嗯你没听错，不是晴朗透明的故事，而是在这个艰难的世道里写一个更黑暗一点的故事。

“我不会写黑暗的故事。”

“继续写！”

“想得连续好几天睡不着觉。”

“干脆不睡了起来写。”

“……”

《长夜幻歌》系列就这样在互相激励扯皮中一点一点成形了，最终，这个“黑暗点的故事”超乎我们想象的好。这大概是我们第一次“逼迫”一个清新温润的作者去写从来没有触及的领域和风格的作品。如你们知道的那样，多多是个单纯的姑娘，有时我们恍惚觉得，自己成了那个逼着兔子成为狐狸的坏人……

好在狐狸终究是漂漂亮亮地出来了，精彩绝伦。

在这个略显黑暗的系列故事里，妖魔寄生于名为“驱魔师”的人类体内，与他们订立生死契约。妖魔为驱魔师拔剑奔走，却也虎视眈眈他们的血肉，随时反噬。而与妖魔共生的人类驱魔师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妖魔反噬的危险，为了自保，他们还要用和真相差着十万八千里的假名将自己在人类社会伪装起来，不敢轻易将自己的真面目展示出来。明明年轻俊秀的少年，却要起个叫“老头子”的艺名；同行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叫“卫夫人”的当然不会是夫人，而是个汉子。在暮色深沉的雪夜，他们也只能坐在寒室里，远离人群，和一群妖物“独酌”。人与人之间的防备就到了如此的地步！

但在黑暗的夜色里行进，多多终究还是露出了她的兔子本性，故事中人与人的关系固然不堪，妖魔们却反倒展现出他们忠诚、质朴、善良的一面来。在《驱魔师》里不惜与山神一战也要维护自己心爱女子的小公子，最后只能通过驱魔师，留下“别再想他，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人，令你痛到刻骨铭心”这样一句话。（以下内容剧透慎入）在本月的《玲珑局》里，玲珑这个小姑娘也为了族人执拗地执行自己约定的使命。

在读《长夜幻歌》的时候，我时常想到《呼啸山庄》的那句话：即使最冷酷的严寒，也无法阻挡人性之花的开放。那些隐藏在迷离月色下的勇敢、忠贞、信任与牺牲，终究超脱了黑暗的束缚，终究让人感觉心里温暖。

所以纵然在五级风头黄沙袭来PM10爆表的帝都夜里，听着屋外呼啸的旋风，抬头望去，依然能看见月色皎皎，透明，而晴朗。

CONTENTS 目录

001	地理志·异魅怪谭VI	ISOTONE/TRYLEA
002	地理志·帝都七锁钥	ISOTONE/ZEROX
003	地理志·三分瀑布	青笋/TRYLEA
005	地理志·血藤赤谷	麦荏/帝陆狮
010	卷首语	ISOTONE
012	鲛之声·救赎	李欣旅/绯羽空空
014	星空秘藏·伐珈御界	伊吹五月
022	锈蚀天使	萧如瑟/白树
	暴乱 背弃 新娘	
032	长夜幻歌·玲珑局	多多/官鬼
	促织 暗杀 约定	
046	无尽长门(大结局)	唐缺/金朔
	囚禁 真相 抉择	
078	九州城记·末夜	柳烟北/枯河
	止战 天驱 历史	
090	鲛之声	李欣旅/官鬼/金朔
	鲛歌 贪婪 复仇	
106	关城沙·龙荒	袋鼠/不祥之赵
	禁地 亡魂 王者	
143	九州之星	叶明瑄
	非人	对镜
	无缺	小铁
	非人	周六安妮
	琥珀夫人	后德嘉树
164	绘画课	紫澜羽/阿琉
166	皇极经天	ISOTONE
169	胤周刊	麦荏/夜翎
172	九州同学会	阿淳

鲛之声

银色的鲛人半坐在蓝色的海水里，
为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小男孩演唱一支仿佛救赎的曲子。
她湿漉漉的银色长发起伏有致地贴在身上，一粒粒洁白的珍珠混编其中；
碧绿的水草交叉编织，包裹了她的上半身，露出玉一样的手臂和腰腹；
腰腹下的位置齐齐被银色的鱼鳞覆盖，在最后一丝夕阳下泛着些许金光，
随着光线角度变换不时折射出七彩的珠贝色，
一切都美得不可方物。

水气淋漓的复仇之计，
来自深海的稀世珍宝，
超越种族的心灵之光。
抛弃、救赎、罪恶与仇恨，
于渐歇的狂风骤雨中再次轮回的，
动人却致命的裁决之歌。

Illustrated by 绯羽空
Written by 李欣旅





星空秘藏

伐伽御界

Illustrated by 伊吹五月
Text by 紫澜羽 ISOTONE

浩瀚的世界始于古神「荒」与「墟」碰撞。
这是古神的陨落之日，
也是世界永劫的开始。

星空之秘，以星火燃烧意志，
郁非、密罗、印池……星辰轮转，宿命不息。
秘术之力，源自天穹律法，纠葛命运轨迹，
如火种，终将烧遍九州大地。

遥远的九州星空之上，暗蓝色主星「印池」，
和与之相对的、代表火一般暴烈情感的「郁非」截然相反，
代表着水、思考与冥想。
印池秘术的最高巅峰，伐伽御界，
甚至能够冻结敌对者的思维，
令之无法反应。
它的施术者，「诡道家」——「项空月」，
在宿命轮回开始的那一夜里，
又会选择理性的思考，还是不顾一切的感情？

胤喜帝九年冬，离国的雄狮【嬴无翳】挟制了白氏皇族。
天启城笼罩在罕见的大雪中，人称吉兆，却掩不住繁华盛世的衰败。
世家衰微诸侯并起，这是良将奋发的时代。

命中的初次邂逅，是名士与女将的共舞，
是怀才不遇与壮志未酬的应和。
“诡道家”【项空月】一袭白衣，以经天纬地之奇才，
踏着《破阵》的舞曲，入了名利熏人的暖阁，
也一步踏入席卷天地的乱世。

与之共舞的，是尊奉皇室的云中叶氏最后的骄傲——
“云中之月”【叶雍容】。
暗红色长发挽成武士髻，
腰间束起的带子也有了力量。
如蔷薇皇帝再临，
于绝境处力挽狂澜；
金戈铁马的传说早已远去，
乱世中的人们，唯有刚强不屈，
方能凭临天下，创造奇迹。



这一夜，却不平凡。
帝王怒而拔剑，剑指乱臣羸无翳，
踏上的是赴死的不归路。
帝都风云变色，数百年国祚即将倾颓。



策马跑出好远，叶雍容回头看他，
他在大雪地里白衣零丁，
像是月光下空灵的鬼魂。
他能看到，
皇帝的死局，
也能看得到她的，死地。